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丁玲精品集

崔春昌◎主编
丁玲◎著

丁玲原名蒋伟，湖南临澧人。1923年就读于上海大学中文系。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后，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主要作品有《莎菲女士的日记》、《水》、《母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名家名著经典文集

丁玲

精品集

崔春昌◎主编
丁玲◎著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湖南临澧人。1923年就读于上海大学中文系。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后，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主要作品有《莎菲女士的日记》、《水》、《母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玲精品集/丁玲 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 年 5 月
(2009.1 重印)

晨光文丛(春秋行丛书)崔春昌 主编

ISBN 978 - 7 - 5317 - 1755 - 3

I. 丁... II. 丁... III. 丁玲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0601 号

著 者 丁 玲

责任编辑 许 声

责任校对 李 宏

出 版 北方文艺出版社(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栋 1 号)

发 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60

字 数 400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317 - 1755 - 3

总 定 价 371.80 元

序 言

《春秋行丛书》的出版，旨在囊括世纪华人文学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套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本丛书凝聚了十二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春秋行丛书》将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本丛书共收录十二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是余秋雨、钱钟书、鲁迅、林语堂、三毛、张爱玲、徐志摩、朱自清、茅盾、冰心、刘墉、丁玲等。

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曾经流传下了一些经典文学作品，是不可或缺的收藏文集。编撰本丛书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收获。经典是不畏惧时间的，愿本丛书能够成为读书人书架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目 录

第一篇 散文卷

仍然是烦恼着	1
我的自白	2
五 月	5
离 情(1930年2月给胡也频信三封)	8
谈鬼说梦的世界	14
谈“老老实实”	15
青年恋爱问题	17
我是一棵小草——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与《个旧文艺》刊授创作 中心优秀学员与署名作家会见会上的讲话	26
鲁迅先生于我	27

第二篇 长篇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38
----------------	----

第三篇 中短篇小说

莎菲女士的日记	202
韦 护	225
我在霞村的时候	291
在医院中	302

第一篇 散文卷

仍然是烦恼着

看了这题目的读者们,请为我放心,我是找不到一些动人的牢骚来为这题目加解释的。说不要这样写也成,因为我的原意只图骗过自己,减少一点责难。要说清这原意,却不能不稍费一点笔墨呢。

说“烦恼”就是很使我厌着的一种话头,我其实是很不幸的,我不能写一些漂亮话,向人解释自己是一个很倒霉,很可同情的人。从前还学忍耐,把自己得来的一些刺激,一些伤心不平,放在自己心上生自己的气,然而现在,我把这一切都看得平淡了。我不会为那些善意的笑而感激,因为那隐藏在笑里面的一些东西,我已很熟悉了,连一笑也不能从我这里博去。对社会,我已没有梦想,就是说我不会再生烦恼。自己既不能把自己放逐到原始的野人中,又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一架机器,自然地在这时代的轴中转着。但我天生的惰性,很会延搁,不让有时间来触着这不能解决的矛盾。

话是似乎夸大得把自己说得比一个出家人还无憎无恨了。然而真的,人却仍然是烦恼着。不知为什么,一些些毫不关己的事,却无理地会引咎到自己身上,为了这,自己总是不安。譬如朋友的弟弟来了,明知道他来的目的,但自己的钱袋正空着,只好留心又留心,莫把话头引到上电影院去。看到他茫然地走后,又懊悔起来,应该把他留下,或者去向房东的娘姨想法先借一点,于是跑下楼去追,但连孩子的后影也不见了。心里就从此难过,又想不出补救的方法;因为想不出补救的方法,难过就延长了。有时见到别人生气,又摸不着头脑,心里也不安起来,以为是自己给人不快活了。那抱歉的心,比自己真的给人恼了更甚的。觉得只要别人快点好,不要生气,就把臂膀露出来,给人打几拳都好点。然而别人又不肯这样,所以以后不拘什么时间,自己还是以为曾触忤了人而负疚。这种只令人觉得迂腐可笑的一些自找的烦恼,明知别人在笑,自己仍不知所以,一遇到有这烦恼的机会,就仍然被窘迫得烦恼着。

近来这烦恼一天多似一天地压了下来,弄得自己更不知怎样才好。听说书

快出版了，就向许多未来的读者们抱着歉意，又觉得对那些真正勉励我写文章的人不起，怕他们因为我把自己都信不过的一些东西汇集起来刊印而灰心。又担心书铺在我这本书上赔了钱……甚至看到别人扯谎，自己也难过，好像自己骗了人一样感到羞惭。因为如此，连时间，连思想，似乎都不为自己所有，被一些无谓的烦恼缠住了。而四处的责难更麇集拢来，朋友来信说忘记了他；家里又疑心我病了。答应了别人的稿子，不能偿还，听说预告登了出来，就连报也不敢看。别人是真不知道我的焦急和负疚的。书桌边，枕头边常常发现“第五次了，我告诉你，今天等你交了卷才发稿”的纸条，甚至“你对我都如此，真使我灰心”的纸条也见过。我只好说，若是有人知道我的苦衷，他是宁肯拿了皮鞭来打我而不向我那样说的。

今天呢，今天的情形更不同了。我一起身，频就把房子扫过，又抹过。调好了咖啡，牛奶，排在我面前。整本的稿纸打开着，在另一页上写着：“这是我的希望，你知道的。”而且频就是那样笑，那样懂事地据着桌的对方，摆着要写小说的样子。我自然应该快乐，然而一看到稿纸就又烦恼了。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捉住我的思想，去捉住文字来对付频，我只好呆望着他。频看到我不提笔，偏着脸问：“你不写吗？”我真不知怎样才好。我无法，写上一个题目：“仍然是烦恼着”，在无法中，不得不继续写下来，写到这里仿佛可以塞责了，然而我却仍然要说：

“仍然是烦恼着。”

我的自白^①

我今天来到光华，没有预备来讲什么，我们就随便谈谈吧。谈什么东西呢？哦！谈谈我自己吧。

我现在成为社会一般人所注目的人，之所以能引起别人对于我的特别兴趣，是因为我背叛了一切亲人，而特别对“一个人”亲近；最近则因为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了。

不久以前，因为一个不幸的事件，跟着就有人在报章上登着关于丁玲女士底凄楚的故事：说什么丁玲终日以泪洗面，扶孤返湘等消息。其实这是错误的，是一种模糊的印象。社会上，有人特别注意到我，关怀着我，这有许多是真正同情的赐予，而有许多人却甚无味。

我写小说已经三年了。我不敢说，写的有什么成绩；不过在我自己讲起来，

^① 本文是1931年5月在光华大学的讲演。

确是以认真的态度,做了至善的努力,然而得到了什么?对于自己的作品,对于自身分析的批判,都曾下了功夫。我知道有许多人常谈到我,不过多为无聊的驱使,茶余酒后的消遣而已。

假如有人以为作者仍要继续努力,就应给作者一个很好的写的环境;不然,就可以禁止她,或就怎样指摘她,教导她。可是没有一个人拿出真正的态度来加以批评的。如今的文坛,都是一些卑劣的人充斥着。所有的读者都应肩起改正的责任啊。

昨天听见有人买《韦护》看——买作者的创作,作者觉得是一件十二分荣幸的事。今天到光华来,能同诸位在一起谈话,我亦觉得是十二分荣幸的。

现在因为找不着什么事情来讲,就来介绍《韦护》吧。我要再三声明,这不是演讲,只是闲谈。

我常批判自己的作品,感觉错误的地方非常之多,可是总无人给我一种诚恳的批判。希望诸位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加以批判,使作者有精进的机会。

韦护是一个革命的人物。应该做的事,他都勇敢地去。他遇见一个虚无思想甚深的女人,他对她无形中发生了热情的爱恋,后来进一步同她住在一起。不过另一面却感到非常痛苦,感觉无时间工作的痛苦。然而,竟为她的美丽,一种无可比拟的热爱所迷惑;后来总算给他摆开了。

我现在觉得我的创作,都采取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是一个缺点,现在不适宜了。不过那是去年写成的,与现在的环境大大不同了。

有许多人以为作品的内容,都与作者有关。如茅盾的“三部曲”,有许多人觉得书中的女士们,都能一一指出,这个是谁,那个是谁,而且有十分肯定的意味。读到我的创作的人,大多以为我化身在作品里了。其实不然。本来我不反对作品中无作者的化身,不过我对于由幻想写出来的东西,是加以反对的。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农人,一个工人,对于他们的生活不明白,乱写起来,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一个最亲爱的作家朋友身上,觉察他与社会的矛盾非常厉害。他曾同一个女人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他并未跑开,却被那女人感化了。他的爱情表现得十分好,写的情诗,非常之多,每一句都十分惹人爱;后来他的生活很苦。有一个时期他曾说这样一句话:

“一切爱情,一切生命都成为无用的东西了。”

他曾向我说过他们的事情。他说:“我们的事情,正是一个很好的小说,不过我不能把它写出来,也没有人能代我写出啊。”我没有他的爱人那样有钱,我没有那种形态。而且,我又不是善写的人。他曾说,那女人十分的爱他。他写诗,特意写得那样缠绵。他心中充满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爱她。他每日与朋友热烈地谈论一切问题,回家时,很希望他的爱人能关心他的工作,言论,知道一点,注意一点,但她对此毫无兴趣。他老老实实对我这样说过。我很

希望我能把它完全笔之于书。本来,我以为老老实实的写出就算了,然而当时又不愿照着老套写出,加之以病,便耽搁下来,后来更因别种工作,就把它放弃了。不过后来也频向我说,如不愿照本来的计划写它,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

后来我把它写成了。我以为写得还好,写得很深入。每天写七八页,每页七八百字。写的时候,是感觉得很快活的。那时,我每天沉思默想: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用辩证法写它,但不知怎样写,写好后,我拿给也频看,他说不好。我但愿他说不好,但不愿他说太坏。他说:太不行了,必须重写!我们为此大吵特吵起来。结果,我又重写一遍。

有人说:这东西早些日子写就好了,现在未免太迟了。有的朋友很不满意,说我把《韦护》赤裸裸地印上纸面了,但我以为与本来面目大不相同;但一点影子都没有,这也难说。

我这篇题材——《韦护》——很不好,依然取之于恋爱的事情。我觉得我写小说有一个缺点,我不能像他人写小说那样一下笔就写得很长。在我的作品里,我不愿写对话,写动作,我以为那样不好,那样会拘束在一点上。《韦护》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的化身,大家都有一看的必要。看了之后,请大家批评一下,给我一种进取的力量。

现在批评我的创作。哦!自己不好批评自己的东西。我很愿把自己觉得不好的地方说出来,然后再请大家给以批判。哦,还是不谈它吧。

我不相信,我除了写文章之外,就不能做别的事情。正因为丁玲是一个写文字的人,而又没有更多的人去写,所以我写得下去,或者有一点小小用处吧。我著作并不是为了几个稿费。我著作并不全靠灵感。实际上,事实是极关重要的。我希望大家给以忠实的批评,我亦更加特别注意着。

写的材料多得很,有人说,把作者自身有关材料写完就算了。然绝不能这样说。我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现在已写了几篇不关此类事情的作品。我也不愿写工人农人,因为我非工农,我能写出什么!我觉得我的读者大多是学生,以后我的作品的内容,仍想写关于学生的一切。因为我觉得,写工农就不一定好,我以为在社会内,什么材料都可写。现在我正打算写一个长篇,取材于我的家庭——啊啊!我讲得太多了。假使诸君不疲乏的话,我还可以继续讲下去。

现在讲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现在还有三千人——远近亲戚都在内,彼此都十二分亲近。家中还算有钱,我的祖父,做过很大的官。我在家里看到父亲留下许多荣耀的服饰物。可是我的父亲在玩乐有趣之下,把家产都败光了。自父亲死后,那时我还很年幼,就从大家庭里脱离出来,我没有姊妹们受到大家庭熏染那样的深。我跟随母亲在学校里长大起来。连父亲的面目,我都记不清楚。可是,从他遗留的东西,我能窥出他的性情,他的举动。家中吃饭,非常热

闹,每次开饭,都是好几桌。家中时常向外挑战,或任性购物。我听说父亲有一天叫工人整日做马鞍子的绣工,而他自己不会骑马;等做好后,他请旁人骑,自己在后面跟着跑。现在我的家庭里还少不了有这种人。我不会再享受这种生活了。我曾回家一次,为了我的创作,我很希望把家中的情形,详详细细弄个明白。

我的母亲在家里曾享过大家庭的福,而我得到什么?忧郁地,住在有二百多间屋子的门院里,床铺非常大,每张床都带着窗格子的。我这样讲,大家都会推想到一切吧。每天晚上,家人都怕进那无人住的空屋子。我曾做了土匪叔叔的侄女。那时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我的家中,差不多无一人读书,全在酒色之中完蛋了。家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有精神。说打架,没有一个可以称对手的。家中藏着许多杆枪,白天都躺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现在时候已经很晚,我不再噜苏下去。最后希望大家读了我的著作之后,给我以忠实的批评。

1931年5月

五 月

是一个都市的夜,一个殖民地的夜,一个五月的夜。

恬静的微风,从海上吹来,踏过荡荡的水面;在江边的大厦上,飘拂着那些旗帜:那些三色旗,那些星条旗,那些太阳旗,还有那些大英帝国的旗帜。

这些风,这些淡淡的含着碱性的风,也飘拂在那些酒醉的异国水手的大裤脚上,他们正从酒吧间、舞厅里出来,在静的柏油路上蹒跚着大步,徜徉归去。

这些风,这些醉人的微风,也飘拂在一些为香脂涂满了的颊上,那个献媚的娇脸,还鼓起那轻扬的、然而也倦了的舞裙。

这些风,静静的柔风,爬过了一些花园,飘拂着新绿的树丛,飘拂着五月的花朵,又爬过了凉台,蹿到一些淫秽的闺房里。一些脂粉的香,香水的香,肉的香。好些科长,部长,委员,那些官们,好些银行家,轮船公司的总办,纱厂的、丝厂的、其他的一些厂主们,以及一些鸦片吗啡的贩卖者,所有白色的、黄色的资本家和买办们,老板和公子们都在这里袒露了他们的丑态,红色的酒杯,持在善于运用算盘的手上。成天劳瘁于策划剥削和压迫的脑子,又充满了色情,而倒在滑腻的胸脯上了。

这些风,也吹着码头上的苦力,那些在黄色的电灯下,掮着、推着粮食袋,煤炭车,在跳板上,在鹅石路上,从船上到堆栈,从堆栈到船上,一趟,两趟,三十趟,四十趟,无休止地走着,手脚麻了,软了,风吹着他们的破衫,吹着滴下的汗

点,然而,他们不觉得。

这些风也吹着从四面八方,从湖北、安徽,从陕西、河南,从大水里逃来的农民们,风打着他们饥饿的肚子,和呜咽着妻儿们的啼声。还有那些被炮火毁去家室的难民,那些因日本兵打来,在战区里失去了归宿的一些贫民,也麇集在一处,在夜的凉风里发抖,虽说这已经是倦人的五月的风。

这些风,轻轻地也吹散着几十处、几百处从烟筒里喷出的滚滚的浓烟,这些污损了皎皎的星空的浓烟。风带着煤烟的气味,也走到那些震耳的机器轧响的厂房里,整千整万的劳力在这里消耗着,血和着汗,精神和着肉体,呻吟和着绝叫,愤怒和着忍耐,风和着臭气,和着煤烟在这挤紧的人群中,便停住了。

在另外的一些地方,一些地下室里,风走不到这里来,弥漫着使人作呕的油墨气。蓝布的工人衣,全染污成黑色。在微弱的灯光底下,熟练地从许多地方,捡着那些铅字,挤到一块地方去。全世界的消息都在这里跳跃着,这些五月里的消息,这些惊人的消息呀!这里用大号字排着的有:

东北义勇军的发展:这些义勇军都是真正从民众里面,由工人们、农民们组织成的。他们为打倒帝国主义,为反对政府的不抵抗,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劳苦大众的利益而组织在一块,用革命战争回答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一天天的加多,四方崛起。不仅在东北,这些义勇军,这些民众的军队,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而在好些地方,那些终年穿着破乱的军服的兵士,不准打帝国主义,只用来做军阀混战的炮灰的兵士,都从愤怒里站起来,掉转了枪口,打死了长官,成千的反叛了。

这里也排着有杀人的消息:南京枪毙了二十五个,湖南抓去了一百多,杀了一些,丢在牢里一些。河北有示威,抓去了一些人,杀了,丢在牢里了。广州有同样的消息,湖北安徽也同样,上海每天都戒严,马路上布防着武装的警察,外国巡捕和便衣包探,四处街口都有搜查的,女人们走过,只穿着夹袍的,也要被摸遍全身。然而传单还是发出了,示威的事还是常常遇到,于是又抓人,杀了些,也丢在牢里一些。

这里还排着各省会和乡村的消息:几十万、几百万的被水毁了一切的灾民,流离四方,饿着、冻着,用农民特有的强硬的肌肉和忍耐,挨过了冬天,然而还是无希望。又聚在一块,要求赈谷,那些早就募集了而没有发下的;要求工作,无论什么苦工都可以做,他们不愿意摊着四肢不劳动。然而要求没有人理,反而派来了弹压的队伍,于是他们也蜂起了,还有那些在厂里的工人,在矿区里的工人,为了过苛的待遇,打了工头,也罢工了。

还有的消息,安慰着一切有产者的,是“剿匪总司令”已经又到了南昌,好多新式的飞机、新式的大炮和机关枪,也跟着运去了;因为那里好些地方的农民、灾民,都和“共匪”打成了一片,造成一种非常大的对统治者的威胁,所以第四次的“围剿”又成为很迫切的事了。不仅这样,而且从五月起,政府决定每月

增加两百万元,做“剿匪”军用。虽说所有的兵士已经七八个月没有发饷了,虽说有几十万的失业工人,千万的灾民,然而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要保护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另外却又有着惊人的长的通讯稿和急电:漳州“失守”了。没有办法,队伍退了又退,旧的市镇慢慢从一幅地图上失去又失去。然而新的市镇却在另一幅地图上标出来,沸腾着工农的欢呼,叫啸着红色的大纛,这是新的国家呀!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苏联的五年计划的成功,又排着日俄要开战了,日本搜捕了在中东路工作的苏联的办事人员,拘囚拷问。日本兵舰好多陆续离了上海而开到大连去了。上海的停战协定签了字,于是更多的日本兵调到东北,去打义勇军,去打苏联,而中国兵也才好去“剿匪”。新的消息也从欧洲传来,杜美尔的被刺,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凶手是俄国人,口供是反苏维埃,然而却又登着那俄人曾是共产党,莫斯科也发出电报,否认同他们的关系。

铅字排着又排着,排完了律师们的启事,游戏场的广告,春药,返老还童,六〇六,九一四……又排到那些报屁股了,绮靡的消闲录,民族英雄的吹嘘,麻醉,欺骗……于是排完了,工人們的哈欠压倒了眼皮,可是大的机器还在转动,整张的报纸从一个大轮下卷出,而又折叠在许多人的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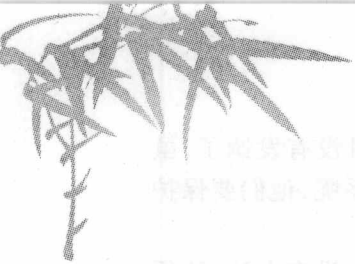
屋子里还映着黄黄的灯光,而外边在曙色里慢慢的天亮了。

太阳还没有出来,满天已放着霞彩,早起的工人,四方散开着。电车从厂里开出来了,铁轮在铁轨上滚,震耳的响声洋溢着。头等车厢空着,三等车里挤满了人。舢板在江中划去又划来。卖菜的,做小生意的,下工的,一夜没有睡、昏得要死的工人的群,上工的,还带着瞌睡,男人,女人,小孩,在脏的路上,在江面上慌忙地来来去去。这些路,这些江面是随处都留有血渍的,一些新旧的血渍,那些牺牲在前面的无产者战士的血渍。

太阳已经出来了。上海市又翻了个身,在叫嚣、喧闹中苏醒了,如水的汽车在马路上流,流到一些公司门口。算盘打得震耳的响,数目字使人眼花。另一些地方在开会,读遗嘱,静默三分钟,随处是欺骗。

然而上海市要真的翻身了。那些厂房里的工人,那些苦力,那些在凉风里抖着的灾民和难民,那些惶惶的失业者,都默默地起来了,团聚在一起,他们从一些传单上,从那些工房里的报纸上,从那些能读报讲报的人的口上,从每日加在身上的压迫的生活上,懂得了他们自己的苦痛,懂得了许多欺骗,懂得应该怎样干,于是他们无所畏惧地向前走去,踏着那些陈旧的血渍。

1932年5月



离情^①

(1930年2月给胡也频信三封)

—

我爱的频：

回来时候没有哭，不是没有想到我的爱，是没有我爱在前面，便不愿哭出来了。车过外洋泾桥时，人不多，地为夜气所湿，白的雾淡淡地裹着车身，我看见有独行着的少女，我悔不该一人走回来了。我应当把我们的别离空气加浓厚起来，我应当勇敢一点去经练一切磨难，一切精神的苦楚，我却是太软弱了，只那么无用的蜷在车角里，昏昏的任人运到了家。

进房后，稍稍有点显得寂寞，但立即觉得自己好笑了；以后都是一个人，在没有了爱人在面前的人，是不免要对待自己比较残酷些，我想这话，凡是有过像我所处的境地的经历的人，是不会反对的。我镇静的换了衣，又将衣挂到柜子里去，一边心里想：“照常要这样！”又换了鞋，鞋子也乖乖的并头放在小柜子（就是你的写字台）里了。娘姨跑来要钱买菜，才知米也没有了，柴也没有了，油也没有了。我买了一块钱的米，没有买柴，买了三百钱煤油。趁着这时，我告诉了她我有辞退她的意思，她心里当然十分不高兴，不过也很和气，她答应我将一切事都做好才走。我自然不能用她，不但我个人负担不起，而且我觉得我也应该自己做做事。到这时一看表，是八点二十分了，想你已到船上，一定忙忙碌碌的，觉得我也许还应该直送你到船上，因为船还不能开，你一人在那里不会觉得无聊吗？于是坐在桌边来给你写信，现在是八点四十分了。不知你在做什么。

本是预计写信不拿这稿纸的，不过临时又变计了。心想拿两本同时用，一本写文章，一本写信（专给你写信），看到底还是谁先完，总之是每天都得写文章，也得写信。而且到底也不知道你是希望我的信写得多，还是文章写得更多。

你喜欢我的信写得琐碎，现在是真的琐碎了。我也喜欢琐碎，只是怕琐碎得不好，看起来得不到快感，然而这是没有办法的，我永远只能用平凡的语调写出我平凡的情调。我永远缺乏你的美的诗样的散文。你看到这里，不会以为我是在谦虚吗？你一定会笑丁玲在你面前也那么自谦起来了，不过你是知道得最

① 本题目是《文艺风景》编者所加。

清楚的,你知道一切批评家所说的赞美,都难免有着错误的。

信写到这里,仿佛完全因为说空话去了,情绪因而欲断,于是我翻出了稿纸来,我又预备去写文章,等一下再续下去吧。这信是准备明晨发。现在还只九点钟,你的船还没开吗,我若要赶上前去同你一块儿走,是来得及的,时间并不怎样迫切呢。

一天过去,很快的过去了。然而又是多么悠长的时日啊!中饭是自己烧的,因为娘姨要洗被单,下午两点钟便睡了,因为人太倦,先是睡不着,思想不能停顿,后来努力念了一会儿佛,也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到五点钟才起来。娘姨本预备再睡一晚走的,不知为什么,她又决计走了,留她吃饭,她也不肯,她还安慰我一样的笑着对我说:“我不回家,隔得近,就会来替你洗衣服,你不要愁!”所以晚饭也是自己烧的。烧好了,抬到××那边一块吃的,因为他们有红菜。××还说以后我一个人了,不必烧饭,但我回绝了,我说我一个人吃,有时比较方便些。他们娘姨也很高兴的愿替我做事。所以关于我一切生活的麻烦,你可放心!今天一天都烧火,为的好热闹一点。

白天××来过,他济南的信还没来,或许又可到青岛去,一个日本人办的中学。坐了两分钟光景,说了这么一句消息,便借了我的公园票走了。听××说,×又在他里(原文如此——袁)去过了。晚上××和××也来了,总瞎谈了一个半钟头,她们都说我这里一点也不显得寂寞,因为一切都照旧,而××那里却实在有点觉得空虚。我也点首,我心里却想着,我的灵魂,我的心本比较的太充实呢!

妈来了信,信写得非常好,惟听说你要离我而去济南,则表示不赞成,仿佛觉得三人既不能在一块,仅仅两人了,何苦还要分开。而且要她心挂两处,则不免太苦。你到济后,请千万给她写一点好的信!

××拿稿子到××××××不要,说是今年不收稿子了,我想是推托的意思。跑××,遇不到人。而××、××则回说不定,纵然要,恐怕也要到下月才能拿钱,经再三的说,才答应下星期四听回信。而××只说:“怎么不早预备呢?”大约要是到的,只是若要再做一次生意,恐怕就又靠不住了。总之,人太穷,则一切无办法!他一个光人跑回来,将在我这里拿的四毛车钱也用光了。吃了晚饭,又把×的裙子拿到当铺去。他们真太难,我虽说也只剩四毛钱了,但四处均可借,而且一人伙食真有限。

文章只抄了两页,没有继续写下去,为了心不能十分安静下去,还抽不出一一种能超然一切的心情,而写文章是非有一种忘记一切现实和理想,神往到自己所创造的那境地里去不可的。就是说我实在太想到你,在每次长针走过一个字时,我便会很自然的想着关于你的一切情形,而不放心。你的一切环境太陌生了,不是我能想得出的,若是有完全为你一人冲入陌生的围阵中去的需要,我还是应该不离开你。然而现在我却留住了,是谁假定的理由!难道我爱你不厉害

吗？或是你能忽然离我而去？但这都不是的……爱！请你告诉你这时的心情，你后悔吗？我呢？我还找不到勇气来说一句感伤的话。仿佛觉得我们已经不是将爱情闹着玩的时代了。我们已有了互相的深的爱和信仰，我们只能努力同心合一地在生活的事业的路上忍耐着。

明天我想早点起来，以后都这样，生活应当有秩序，两人都不准“无聊”“哭”！所以现在我要去睡了，明天清早便会将这信发出。你寄×××的信，我已替你发了。

现在是十一点差二分，我给你一个紧紧的拥抱！愿你在杂器的船上，想着你的爱人安然入睡！好，再吻一个吧，梦里再见，我甜蜜的人！

22 日夜 11 点正频动身离沪的第 1 天。

二

美美：

写着这名字时，不觉涌起一种甜蜜的美感。想起有时当你睡熟，而我细审你的酣态时所低低在心里叫着的“美美”来，便仿佛你还在我身边一样，而且仿佛你也正叫着我似的。然而别离是证实了，我们还要许多日子后才能再互相紧紧拥着而唤着只有我俩才知道的一切迷人的名字。爱！到底是希望时间快点跑去呢，还是希望慢点，好让我们多做一点事？

时间是真的又像跑得太快了。不是便又夜深了吗？我真怕过夜，因为夜却是显得太长了呵！昨夜我真迟到十二点才睡上床，翻来覆去总睡不着，关了灯又怕，开了灯又刺眼，我用了一块黑布将它罩上才好点。只是夜却太静了，我听着我自己的心跳和呼吸，我悄悄的伤了半天心，我抚触着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都觉得有说不尽的抑郁，无论我眼光落在什么地方，都觉得有哭出来的可能，不过我竭力压制住，只是也寂寞的，似乎连声音也听得很大的落了几颗。到后来才努力睡着去，大约是到了两点钟的光景吧。可是一睡着，那旧有的一些无情节的恶梦便寻找了来，好几次都是那么哼着叫着醒来的。不醒来，倒也罢了，醒转来，看见一个人这么躺着，脑里又还残余着一些恐怖，想起了在爱怀中的转侧，真是太幸福的事，而在这时，反而却又像是残酷的记忆了。所以无论我是怎样坚决了我不准哭的决心，却实在忍不住了。惟望快天亮，但表像冻住了似的，老放在三点，四点，后来我将枕头丢开，毯子也不盖，才慢慢又睡着，终于到七点还是为梦闹着醒来了。

醒来时，天很阴沉，我很担心怕刮风，因为一刮风，你在海船上怎么得了？八点多钟时，终于还下了一阵小雨，我真为你愁，幸好一会儿便出大太阳了。我便高高兴兴的爬起来，只是一看报，知道了昨日雾太大，所有出口的船，都停泊在吴淞口外时，不由不懊恼了起来，若是索性不开，我爱不是还可以再来上海玩

一天吗？我不是可以免掉了昨夜的受苦吗？既然这雾并没有将我爱留在上海，而只滞留在迷满了雾的海上，使我爱想着我而心焦，我真要诅咒这雾了。

今天天气太暖和，寒暑表已到八十度，下午我曾和妹到公园玩，只穿夹大衣，还觉得热，公园里的太太们，也都只穿薄大衣了。年轻的男人们都只穿短衣。看到春来了，心真有点不安，若是没有爱的人，春天真只是愁人的春天呵！我们呢，本是骄人的爱者，然而为了并不多的钱却正当着这春要来的时候离别了，唉！我们是多么应该在这短促的春日中，怎样的努力来找还我们离别的代价！

给×××写了一封信，说一切无办法。给×××也写了一封，是为了要将××的那篇稿子出脱。给你的一封也发了，恐怕比你人还要先到，你须速即查问。我看你要对号房和气一点，因为他可以快点交信给你，且不误事。

卖晚报的已来了，是十点半，我想十一点要睡觉。这信明天总还可再写点，因为想迟到明晚才发，怕早到济南无人收又退回。

23 日夜 10 点半

现在第一要告诉你的，便是昨夜已比较睡得好了。睡在床上看了快半本施存统的《近代社会思想史要》，直到眼皮十分睁不起才丢开书本去睡，所以睡了一觉好的，醒时已五点半了。不过再睡便又睡不好了。神经质的想了一会我们分离的奇怪。又勉强想了一点文章上的结构，七点钟的时候，才又睡了一忽儿，起来是九点了。自己强迫自己写了一页多文章，虽说并不精彩，也许等下又要重写过，不过似乎还是找到了一条线索，文章是最怕空空洞洞想不起什么，只要一提头，跟着思想自然便丰富了。想你一定欢喜听这消息吧？你总没料到在你还只走了两天，你的曼伽可以不以离情为苦，倒竟还写了一页多文章吧？

适才××来了信，说三家书店一共收了十一元钱，中央呢，则再三推诿，先说没收到书，后来又说没销路，终于算了账，是应付还十八元，惟须等到下月。我已寄信给他，要他收十一元钱寄来救急，退书则暂存他处，且还希望他能合订起来放在南京卖，因为寄来须邮费，不合算，而零卖则恐无销路，你以为我这样办怎么样？

好，暂停吧，因为××来了，而我也应做饭了，已十二点十分钟了呢。

24 日午

外面在下雨，一家人都睡静了，我想起了应到了青岛的我的爱人来，大约是滞留在青岛的旅舍里为他的爱写信吧。而且夜深了，被太薄，怎么能熟睡呢？

频！还要告诉你的，就是我心里有点难过，我白白毫无意义的将今天下午混去了。因为×××想快送他妻子回去了，愿意陪她玩一玩，又因为他的朋友××在西门开的那“书报流通处”新添了咖啡室，硬要他买了一本一块钱的优待券，所以他想请他的妻子去玩玩，顺便来邀××夫妇和我。我本来同你订下了条约的，一切地方都不去，而且我并不想去，而且从你走后我已失去了与人谈

话的兴趣的,所以我是拒绝了。不过我看了他妻子的情面(当然不是假话,你应当知道我对于那女人的同情),却终于也随着去了。那里并没有女招待,房子粗糙得很,点心则只有蛋糕,可是价钱是太便宜,咖啡只卖五分钱,点心只卖二分五,××是使的优待券,如同只算小洋了。大家吃得很多,很饱,所花还不到一元,至于他朋友××,始终没见到,惟见到一个曾在××管过账的×××者,和一个像××样子的×××,×××则向××发了一点牢骚,分辩他从东三省回来是并没赚到一个钱的话。我自然是装傻低着头和其余两个女人看画报。后来听到××同他们说到想挂账赊书的话,于是我也就方便同他们赊了一本《壁下译丛》,一本《近代文学十讲》,是厨川白村做的,虽翻译得不好,然而于你却有用,××,××也都说好,所以我便拿了一部,明天准替你寄去。《壁下译丛》我已在开始看,过两天再寄吧。还买了一本《一周间》,和《叶莱的公道》,等看完后都会替你寄来,现在是已印上了胡也频的图章了。回来便到××那里去玩,××硬不放走。她说她近来觉得你的小说好,精炼得很,不像一个年轻人所写的,像一个饱经了患难的人才能感受出的东西:晚饭是在她那里吃的。她一定要我每天到她那里去吃饭,但我拒绝了。我不愿意出多的钱,又不愿意白吃。而且我实在不十分喜欢××那人。回来后则看了一会《壁下译丛》,然而心里总十分懊恼,觉得不该去书报流通处,虽说是同了××妻子和××太太,然而我实在是不该去的。我已经答应了你不同别人上街,除了××等,为什么我要在频走后三天便不如约。频!我现在完全觉得我不应该白花了时间去同人去玩,好像很无聊似的,所以我要告诉你,希望你能责备我,而且希望你能了解我而又加以原谅。如果你觉得我这行为深使你放心,则你寄钱来,我愿为你的安心起见,马上来济南。虽说我明知你看了这消息你一定会不安心,然而为了我不愿欺骗你,我应每天将极小的琐碎事都告你。虽说我仍然,且绝对相信自己有把握,然而为免掉你的猜疑,我愿遵守你的命令,即使是错误的!频!我深切的盼望你的复信,关于这段的!

听××说是××书馆也想出钱收买时下文人,但我想也是投机想出几本社会科学,而文学界的文氓,恐怕是值不得收买的,因为不是早就投降了的吗?

我咳嗽还没好,想睡去了。明早当发这信,约一星期寄你三封信,书报在外。

今天在××处借了一块钱。

24日夜12点10分

三

爱人:

先说这时候,是十一点半,夜里。